龕頭評註春秋左氏傳校本

宮脇通赫校本

九

伊
664
9

伊 12
門
號 664
卷 9

晉 杜 元凱集解
唐 陸 德明音義
日本宮脇通赫校輯

復入 扶又注 同

鬷頭評註

秦云孝公卒第文公姑容立、

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襄四年晉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竈支九年晉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或言及或不言及經無義例、

經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傳無

月己巳杞伯匄卒匄五同盟○匄古害反傳無

夏邾畀我來奔無傳畀我畀必利反

杞孝公無傳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無義例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直故爲楚所納

晉欒盈復入于晉以惡入曰復入

入于曲沃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

君爭之爭鬬爭

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兩事一遂取其省文

行盜賊事故曰襲林注春秋書襲者此特筆也

按孝公者平公之舅當服緦麻三月雖諸侯絕期而尊同則不降杜所言者言諸父昆弟尊不同者是禮之正法也所謂期之喪達乎大夫是也闕者徹樂也補正曰鄰國之喪且猶徹樂而況于母之兄弟乎陵氏曰母有喪子徹樂左氏不以母子至情言而曰禮爲鄰國闕何也馮氏評之曰此不從正義作斷却下一淡語也尤覺言有盡而意無窮　中井積德云

爲于偽之

廢丁又長丁丈

立少詩照反

喪息浪徐反之

徹去起呂反

附他國故不言叛○還戶關反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兩事一言遂故八月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雍於用反朝如字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子也冬十月

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書名罪之也長丁丈以取奔亡罪之廢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間有事○輕遣政反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女○喪如字平公不徹樂非禮也徹去也禮爲鄰國

鬬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爲于偽反期居其反陳侯如楚朝也公子黃

侯往楚乃信黃爲召二慶○慝息路反使慶樂往絕句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叛故不敢自往○使慶樂往絕句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叛之不書叛不以告夏

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沛以距屈建楚莫敖○從才用反又如字

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忿其板隊遂殺築人故役人怒而作亂○隊直類反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

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肆放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

勝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婢妾然○勝音升又如字藩方元反納諸曲沃欒盈邑也欒盈夜見晉午而告之晉午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

其長丁丈反

勝之一繩反又音升之又音昇○本作升

有郤音隙亮又音章今

言陳國非親猶闕之禮也況甥舅之喪乎諸侯絕期以尊卑懸絕者而言若敵者非可降殺註謬

林注相命相告也慶氏所爲不義不可放肆故族有二卿並喪滅矣

中井云叛即死矣不足言也故經不書叛耳註不以告臆斷已板隊殺人墜板壓死人也役入素不服於二慶於是忿怨相呼而起也

秦云禮勝同姓之嫁于異姓今晉嫁女於同姓齊以異姓使歸之送勝女於晉皆非禮也傳不言非禮者本主說欒盈不論事之可否

中井積德云肆放有也書

無咎（其九反）所祐（音又）而殤（式羊反）午（音五）（女力反）偏拜（音遍）之難（乃旦反）

曰害災肆赦、
秦傳氏曰曲沃晉祖廟之所在晉諸卿分晉公邑而此邑屬欒氏然後以曲沃賂魏舒則卽以宗邑爲采邑矣可知也附注事之不集由我非子之咎或曰孺子二字照向祖父上來呼得親切動人一說孺子是皆地稱呼若盈之未嘗在此以探衆志更得眞情欒氏既奔午尚守曲沃是曲沃非欒邑欒邑卽眞定欒城縣至幽公極衰猶有絳曲沃乃知此後猶爲公邑

荀盈以八年生見十二年十四年傳至此十六言十七者寫誤荀盈荀首之孫徵（屏）薄輕反中行吳荀林父之曾孫首

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知）音智又如字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言雖不天咎故可因子無許諾伏之而殤曲沃人定旨午匿盈而飲其衆

○（飲）於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孺子欒盈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衆之四月思己

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

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譖之欒郤爲

○（屏）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

子少（詩反注同）

是林父之第首爲知氏林父爲中行氏是同祖也七年傳

嬖於（必計反）七輿（音餘）王酬（音門）侍坐（知字音奏）以走（如字又音奏）（胙及）民柄（被命反）

晉下軍輿師七人見僖十年傳

中行云知悼子少正義討悼子年十六不得爲十七註傳寫誤七輿大夫是總稱之也非一官名乃掌輿之大夫七人耳見十年

秦百周禮大宰八柄馭群臣曰爵曰祿曰予曰置曰生曰奪曰廢曰誅此八柄爵祿予置生奪也廢誅罰也軍在賞罰故杜言之按強強劫也夫人爲兄弟喪服大功布衰裳牡麻絰冒絰以絰冒其首也冒于詐爲夫人孝服也按周宮註當在上走固宮下晉語宣子

無解（佳賣反）墨縗（今本懈本作衰又作衰）

怨欒氏十四年晉伐秦欒黶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

范宣子佐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罃之子荀盈

行偃於中軍也少六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知）音智程鄭嬖於公鄭氏宗亦荀唯

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大夫名欒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欒王鮒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爲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彊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杷喪○（強）其丈反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晉自殽戰還遂常墨縗○（縗）七雷反二婦人輦以

內應之應對之應備守又手反既乘繩證下乘乘注同騁超并同上時掌反督戎丁毒反

以公入於襄公之宮釋文以公入於襄公之宮句直結友以經冒莫報友經直結友以經冒其首也一云綴冒經三者皆墨衰魏舒之僕、中井云婦人二人引宣子之車也固宮宮名、

秦云援牽也此略亦使魏舒掌之非與之按註獻子下一本有也字

周禮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魏律緣坐配沒為工樂雜戶者亦紙為籍以鉛為軸蓋古丹書遺法按六公授丹書於武王亦是也、中井云、隸賤役也豹素賤耳犯罪是別一事非謂沒為官奴、

內應對之應備守又手反既乘繩證下乘乘注同騁超并同上時掌反

知公恐欒氏有內應距之故為婦人服而入奉公以如固宮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范軌逆魏舒用王鮒計欲強取之則成列既乘三子在君所矣二三子諸大夫使軌逆吾子軌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墮隊○遂超乘跳上獻子車○超徒彫反右撫劒左援帶劫之○援音袁命驅之出僕請所之僕請所往○軌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子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己同心與其罪○賂音芳匪反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盖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斐音非一芳匪反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

秦云丹書非法律書陳晦伯辨之見通雅短檐可隱故為此解世五年隱於短檐是也

馮氏曰如今賊矢迫及君屋汝必死之所以督其力戰也林謂已及君屋非說文攜引持也

按勉或作免壞字也

按槐木根之凸出上者

附注欒當作轢轢轢也說文車所踐也又云攝車引車逐之也傳云蓋用劍脇車而率士故也亦通、乘車而率士故也亦通安井云戟有兩枝一句而上一句而下故可鉤也、

帥卒反子忽

訟潛同汝本反

槐音懷本

肘張九反

王孫揮許韋反

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門乘登也宣子謂軌曰汝殺督戎吾以女為大夫軌曰苟子之言不負要明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者門外○著陟略反

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之後欒氏乘公門軌曰矢及君屋死之軌用劒以帥卒又用劒短兵接敵欲致死欒氏退攝車從之軌攝宣子戎車遇欒樂欒盈之族曰樂勉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訟女不舍女罪樂射之不中又注中去聲注之住反射食亦反屬之玉反則乘槐本而覆欒樂車轅槐木而覆○覆芳服反轅音歷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勉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欒氏族○圍音韋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楊為右先驅先鋒軍○召上照反

之傳擊（音至）
秦云按申鮮虞之傳擊與成十六年潘尪之黨同此文三段首末叙也中議也
申（本或作申）鮮虞（之傳擊子）之子僞
○鮮音僊
曹開御戎晉父（戎晉父）戎爲右公（公）御也右也貳（公副車）
登御邢（邢音刑）公（公）廬（公）蒲癸爲右貳（公副車）
○廬古曠反
啓牢（牢）成（成）御襄（襄）
司馬法謀師篇曰前驅啓乘車六晨倅車蓐有名軍爲啓者大晨大殿也肶（肶）腋下也在旁凡言左右以左爲先知啓是左也詩有啓行亦是也按師夏御商車右崔駟乘燭凡四人共乘
狼（狼）瞫（瞫即）疏（疏）肶（其反肶一音起蓐）商子車
瞫居
一車按周書武順解云五五廿五人曰元卒一卒居後前曰開猶啓也一卒居後曰殿猶殿也左右一卒曰
駟乘（駟乘）
閒（閒）
傳氏云陳完之孫史記爲曾孫虞其年世當孫是也或云不德恐不幸誤諸侯
大（大）閒（閒）國（國閒閒如字又音閑）

申驅成秩御莒恒（莒恒）申鮮虞之傳擊爲右（申驅次前軍傳擊申）
鮮虞之子
○鮮音僊
曹開御戎晉父爲右（公御右也）貳（公副車）
登御邢（邢音刑）公（公）廬（公）蒲癸爲右（貳）
○廬古曠反
啓牢（牢）成（成）御襄（襄）
罷師（罷）狼（狼）蘧（蘧）蒢（蒢）爲右（左翼曰啓）
○罷音皮
肶（肶）商子車
又音彼一皮買反
御侯（侯）朝（朝）桓（桓）跳（跳）爲右（右翼曰肶）
○肶起居反又音舟
如字一直遙反跳徒彫反
大（大）殿（殿）商子游御（御）夏之御寇（寇）崔如（如）爲右（大殿後軍）
○殿都練反夏
罷（罷）師（師）狼（狼）蘧（蘧）蒢（蒢）爲右（左翼曰啓）
又音彼一皮買反
肶（肶）商子車
御侯（侯）朝（朝）桓（桓）跳（跳）爲右（右翼曰肶）
○肶起居反又音舟
如字一直遙反跳徒彫反
大（大）殿（殿）商子游御（御）夏之御寇（寇）崔如（如）爲右（大殿後軍）
○殿都練反夏
戶雅反
魚呂反
燭庸之越駟（駟）乘（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
燭庸之越駟乘（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
自衛將（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
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
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
崔杼也
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
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欲
弒之以
說音悅又如字
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
謂君其而又過之弒君之惡過於
於嗟盟主
不得其死過君以
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自抑損
齊侯遂伐晉取朝歌
朝歌今屬衛汲郡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二隊分兵爲二部
孟門晉隘道大行
山在河內郡北○
隊徒對反
張武軍於棠（棠）邑（邑）而守之
棠音唐邑
戊（戊）鄆（鄆）邵（邵）取晉邑
○鄆音運婢支反
封（封）以水（水）封晉尸於少水以爲京觀
○少詩照反
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十八年
趙勝帥東

其咎其九反
以晉盟主而齊伐之也
其難乃旦反
欲殺音悅又如字
以說音悅又如字
於背音佩
二隊徐徒隊反
行徐戶郎反一音如字
隘道於解反
衛衛南渡河晉伐取之
廷音庭本亦作庭○今本亦庭
築壘力軌反壁音○
京觀官喚反

晏鶩（徐音來）

二地文六年殺公子樂于鄆是也少水水經注今泌水也山東曰朝陽東嶽總稱晉山東之名按晉地朝歌北至中山爲東陽

公彌（丁丈反下同）長（皆反）公鉏（仕反）居

師者即叔孫豹所帥者按椅晏鶩詳晉語釋例曰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文無義例

具敝（步世反）車（居奴反）重（直恭反）席（祖各反）復（扶又反）絜（戶結反）

止不立統止字絕句釋義統下有也字樽本亦作尊一人舉觶於賓旅衆相酬通至於下中井云禮獻酬畢堂下卑者巽席于賓於尊下堂下交相酬也謂之旅酬使與之齒謂公鉏與堂下卑者齒列也時悼子在堂上

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鶩（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鶩之齊大夫○勝音升一八反鶩力之反）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救盟主也禮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公鉏悼子紇也○訪於申豐曰彌（公鉏悼子歷反紇恨發反）訪於申豐曰彌子欲立之（適丁歷反）爾（公鉏）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申豐豎季氏之屬大夫）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乃止也）必爾（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爲于僞反上賓於○飲於鴆反同）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重直龍反）新樽絜之（酒樽既新）○（重）去聲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旅衆賓酬畢而）而召公鉏（獻酬禮畢而復絜滌之○（重）去聲）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季氏以公鉏爲馬正（馬正家司馬）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閔馬父）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處也）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能寵之則可富）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其咎於公貧賤）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也）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饌燕之具○（舍）音捨）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於公）孟孫惡臧孫（不相善○惡烏路反）季孫愛之（愛其成己之志）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

豐點（都導反徐之廉反）

騶掌馬之官兼掌御車故曰御騶

朝夕（如字）恪居（苦各反）

使爲己設焉

位處（昌慮反）

佛鬱也朱云但當敬以供父之命耳

悼子既爲適子將承季氏之後故謂悼子爲季氏下爲孟孫意同

他日之富不啻如季氏雖云倍之猶無不可也與廿七年雖倍楚可語意相類

澡之（音早）

則其位縣絕矣非公鉏列悼子之下

秦云曲豐昭四年注矣夫光六年注季氏家臣胡傳曲豐者季氏之字也釋文愠紆運反怨也怒也蓋謂心佛鬱也

叔孫氏臧氏五氏嗣宗者獨以孫稱之、

難報讎也、

不應得而得之則彼荷其恩故功力多也、

弗應之應對之應

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蓋在室戶之東西面立也彼云坐此云立者以季孫來故立也、

焉在於虔反

夫子謂孟孫也、

林注武仲作不順於先今見廢鉄立竭則知禍將及己悲之蓋有所感也其御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驕側留反好呼報反竭居謁反曰從余言必爲孟孫爲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之欲而爲定之猶爲有力於臧氏矣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慶鉏之立統云云欲釋下才故以此答之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害○疢丑刃反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戾猶藥石之療疾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己疾也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欲爲公鉏讎臧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浦亦反藉音借又如字除道○辟婢亦反又如字臧去聲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隧正○隧音遂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畏孟氏故從己甲士視作者○從才用反一如字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鄫南城東門初臧

不解而問故據理以答之此其所以爲多知也石鍾乳礬之類或云鐵也扁鵲投石是也疢美啫爲疾也夫謂孟孫也、

中井云季孫之愛姑息縱之故喻之疾疢孟孫之惡常有規正之言故喻之藥石不專在志之從違秦云夫猶彼也音扶又按閉門謂爲惡懼也、

辟乃所謂宇復土除郤除道路之人役夫隧正所主隧正屬司徒時臧氏爲司寇而借之者蓋兼掌之

邾在魯東南出此門最便按說文闕以木橫持門戶

之療力召反

聚子住反 鑄之樹反

也聲類所以閉也門牡也

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爲姨註同出俱已嫁也父謂之姨子謂之從母但子效父語亦呼爲姨婆子昆弟卽從母昆弟也

食貨志元龜爲蔡家語臧氏守龜其名曰蔡或謂出蔡地因以爲名疏亦廟也以廟之兆域爲名說見下

安井云惠棟云樂記曰武王未及下車封帝堯之後于祝鄧康成云祝或爲鑄高誘曰鑄讀作祝古音通故或作鑄或作祝馬宗璉云汲郡古文云平王三年齊人滅祝蔡齊雖滅之猶存其祀如紀季於鄰耳

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蛇音移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大結反又丈一反穆姜之姨子也

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爲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爲叔嗣

臧賈臧爲出在鑄還舅氏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大龜曰紇不佞失守宗祧遠祖廟爲祧○祧他凋反敢告不弔不爲天所弔恤紇之罪不及不祀言應有後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爲先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賈使己請遂自爲也爲人自爲請臧孫如防防臧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己但慮事淺耳○知音智非敢私請爲其爲先人請也荀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以爲要君要君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爲戒臧孫曰無辭以辭廢長立少季孫所恩故謂無罪可盟也若廢長立少無罪己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讒公與季孟於甲盟宣○覆芳服反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干亦犯也臧孫聞

秦云要君要勒也

哀廿四年傳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臧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願乞靈於臧氏

中井云臧孫曰無辭言無罪可盟也若廢長立少比比皆然非特時人不以爲罪臧孫亦不自知罪註謬

秦云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或云掌惡臣三字疑注入正文東門氏在宣十八年

赫按首辭章也謂首謂盟約之辭章

秦云犯門犯麾門之禁

盍以戶臘反 殺適下同音無同丁歷反 或一反下通下同 母音無 要君於遙反 爲先于僞反 人僞反下爲己爲請自請爲其爲人之文自遂爲替也同

得萬曰克、

林注期約於壽舒地合戰也、

宿既久而又出宿也、

釋文近莒附近之近非

中井云使無死、莒子欲求成懼殺二子之怒齊故賂之令弗戰而退迫二子離其師而遇大軍戰必死矣故謂戰爲死耳非致死戰之謂、

秦云昏昨晚也昨晚受命載甲而來日未中而棄之命

狹路（戸夾反）

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居）音基（與）音餘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也、自外犯君而入曰入非復晉大夫也、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于且、莒邑、○（且）子餘反傷股而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狹路、○（殖）市力反（華）胡化反（還）音旋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之、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寶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杞殖華還、卽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

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卽杞殖、莒人行成、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吊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與）音預齊侯弔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齊侯將爲臧紇田、與之一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一讀見絶句、齊向侯下讀、以字句、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見）賢遍反、齊侯絶句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也、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不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此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

敝（盧力居反）

爲而何按此如訓而馮氏曰不順貼事說不恕指心說多則多矣林云上多戰功也下多多少也似鑿安井云盡將事之寧與亂對安也

之知謂能辟齊禍○知音智下同　而不容於魯國柳有由也作

不順而施不怒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以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順事怒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欒氏仲孫羯帥師

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無傳

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無傳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無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無傳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之也○鍼烏路反　叔孫豹如京師大饑無傳

其廉反惡烏路反

以上時實注同所治直吏反事見賢遍反

隱叔徐又入反復扶又反下同爲于僞反夏戶雅注同主夏昭二十九年

秦鼎云堯爲唐侯國于中山唐縣後爲天子國十帝陽以陶冠曰陶唐氏舜封堯子丹朱爲王者之後猶稱爲唐虞商初豕韋彭姓其後乃劉累之後代之詳見

補正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太上其次以人爲次第也按舜下穆下文仲下據疏則宜加之類二字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土爲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

以爲號故曰自虞以上在夏爲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爲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在周爲唐杜氏唐杜二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爲范氏杜今京兆杜縣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爲諸夏

盟主范氏復爲之佐言己世爲興家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大音泰

史佚音逸周任音壬

按保姓受氏又見大戴禮周語作命姓受氏釋文言立下俗本有於世二字撿元熙前本皆無之李巡云祓廟門名也詩云祝祭於祊謂廟門也泰云時子西從鄭伯如晉寄託也

寓書音遇

按昭十六年子產曰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難乃且反難與患對或如字非也

之賄呼罪反

何沈溺於利而不能自悟也晉語韋解云沒貪也

將焉於虔反

其次有立功禹稷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祊廟門○祊布彭反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祀不絕傳善於叔穆之知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長丁丈反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恃用之則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沒如字一音姝將焉用賄

王念孫曰晉語不沒爲後也韋注曰沒貪也重言之則曰沒沒矣一音妹妹與昧同音昧亦貪也史記沒人駱遺漢書昏昧耽利史記昧死以聞趙策作沒死安井云沒沈也心沈於利猶身沒水昧闇也心爲利闇冒難安行是其本義訓貪訓冒乃引伸之義也

毋寧無泼我反恩反後以焚扶云反焚斃婢世反子說音悅爲重幣于僞反

秦鼎云天臨之民不貳之無貳與上兩敢字對看林注令名如字載美德而行按行之謂使之遠聞也中井云無貳爾心引詩言武王素有令名故人心信服不復疑貳也是有令名之效也註失前後秦云人等作二事爲不取人財使人謂子實能生養民夫令名德之輿也德須令名以遠聞○聞音問又如字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哉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爲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樂音洛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女音汝恕思以明德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爲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恕思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爲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恕思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爲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恕思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爲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恕思

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也而謂子泼我以生乎泼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宜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宜子辭子西相日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

反下魯同　注爲子西　相息亮反　介音戒及下注同　恃音侍　蒐所求反　因閱音悅　數所主反　黶如字一音於豔反　陳昭諏韋音

乎反爲多取人財使人言子不能自活而須我民財以生活乎此二者孰勝也爲明年陳傳入孟孝伯侵齊晉故也魯爲晉報侵夏楚焚讀曰積積僵也家不燒死故訓爲斃

中井云、衆多久難制攻之以火故云、秦云釋文作請請罪焉云請並乞井反徐上請字音情馮氏曰周禮條狼氏大夫受命以出餘事專不復請亦音情鼎銘眷義請期亦徐音情此言欲問見伐之罪於陳故豈之音受言也

中井云以請罪焉、罪焉、辟之也即請伐之也、秦云晉紀論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浚取之深也、閱音悅、釋文基作其音基漢書作丌基古基字作丌即古其字

中井云我兵不戰則他國之兵必來謂之取族其宇指兵、

秦云附注彊疆通居良反、啓疆辟疆事見韓非子新書等師古云辟疆音闢疆按此人名外傳作疆致師致己欲戰之意於敵人也即挑戰也自御疑作爲御妻本作樓釋義一猶等我與彼俱是大夫無有大小衆寡之異我下鄭卿彼若卿我當下之彼若大夫我不可下之我與彼同位諸侯大夫位以國大小禮也此蓋忿語部妻說文引古文左氏作附婁史記蹶窶滿簞坏壞亦同蓋皆然

射大石徐神夜反　卑下同　遫音速　常分扶問反　妻或本作樓　小阜扶有反　在幄於角反

（黔）其廉反、又其炎反、（阪）側留反　會于夷儀以報前年見伐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

以齊無宇故也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晉侯使張骼輔躒致

音洛　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酪）庚百反一古洛反（轢）力狄反又於元反（射）食亦反　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宛）子犬叔戒

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甲下之犬叔游古○（大）叔泰音　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在己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　犬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部）蒲口反又扶苟反（婁）路口反又力侯反　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二子張骼輔躒幄帳也此蓋忿語部婁說文引古文左氏作附婁史記蹶窶滿簞坏壞亦同蓋皆然　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後（食）音嗣廣古曠

既皆乘車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
乘車平時所乘之車也是對廣車而言非安車
轉而鼓琴轉張戀反鼓古
皆取曺於囊而曺入壘皆下搏入以授枚食挾囚
轉六囊囊小囊林注皆下三人下車手搏楚人以授
其車竣禽獲挾囚虜不待
二子先出二子追皆超而
登車既脫楚師而歸公孫
呼其字告之也問者志入
前敵而馳馳入遇怯而出
故不告也
中井云轉疑縛之譌不然
古字通耳下年閻丘嬰以
帷縛其妻是也縛如今袱
包
泰云傳云轉乃軫字之訛
詩小戎侵收云收軫也謂
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
兵車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
轉而鼓琴轉張戀反鼓古
皆取曺於囊而曺入壘皆下搏入以授枚食挾囚
囊古囊囊小囊林注皆下三人下車手搏楚人以授
禽獲挾囚虜不待
二子先出二子追皆超而
登車既脫楚師而歸公孫
呼其字告之也問者志入
前敵而馳馳入遇怯而出
故不告也
中井云轉疑縛之譌不然
古字通耳下年閻丘嬰以
帷縛其妻是也縛如今袱
包
泰云傳云轉乃軫字之訛
詩小戎侵收云收軫也謂
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

已皆乘車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
已同
轉而鼓琴轉張戀反鼓古
皆取曺於囊而曺入壘皆下搏入以授枚食挾囚
囊古囊囊小囊林注皆下三人下車手搏楚人以授
禽獲挾囚虜不待
二子先出二子追皆超而
登車既脫楚師而歸公孫
呼其字告之也問者志入
前敵而馳馳入遇怯而出
故不告也
中井云轉疑縛之譌不然
古字通耳下年閻丘嬰以
帷縛其妻是也縛如今袱
包
泰云傳云轉乃軫字之訛
詩小戎侵收云收軫也謂
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

欽所載者備考又按轉疑作轅韓非子玆鄭子踞轅而歌可徵林注告無救楚之事
成王定鼎于郟郟周公營之謂之洛邑按此爲靈王二十二年計靈王以襄二年即位乃往年毀壞其城故今歲爲之城也晉昭云穀水洛水相格有似於鬬
程鄭既得爲卿以卿是高位欲降意寸人故問自降下之道不在程鄭言非程鄭所及也程鄭小人忽問降階是改其常度以其改常知其有異也按東方朔

地
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二子大夫楚舒鳩子敬逆
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
子曰不可子馮令尹遠
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
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也卒而不貳吾
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爲明年楚滅舒
鳩傳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所以稱名
齊人城郟郟欲求媚於天子故爲王城之○郟古洽反
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路天子所以賜車之總名爲下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代欒盈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羽也程鄭問焉

且死時諫云云武帝曰今顧朔多善言怪之無幾果死亦此類也馮氏云程之問不過一患失之念非慮以下人之謂然明斷其將死而憂矣旨全在下人而已又何問焉兩句見得知者不問問者不知既非知懼求降則純是得失惑惑不亡即死矣所謂無慼而憂慼慼酬之者也

降下戶嫁反又如字　戶嫁反　言易以豉反　且夫音扶　亡鬻許覲反

雖背音佩

莊公弒弟景公幷臼立

經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

程鄭其有亡鬻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言鄭

本小人爲明年程鄭卒張本○知音智

何問焉言易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階猶下人之道也下人而已又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蔑語魚據反鬻子公反　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産之言陳以不義見人故舍之無譏釋例詳之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己巳七月十一日經誤○重直龍反　公至自會無傳　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晉愍衛衍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衍苦旦反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傳在下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未服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諸樊也爲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之也與楚僭號縣令稱公不同盟而赴以名之○遏音嫅又音謁

傳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爲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公綽志在弒君孟公綽魯大夫不在病我必速歸

公綽昌灼反若徐本作草綽音

按襄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註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乃生國患與此公孫舍之異

公羊云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是也入有二例師旅則不地曰入歸復則國逆而立之曰入非此例而稱入者自外入內記事常辭無義例

諸樊卒餘祭立

諸侯不生名此吳子名在伐楚上爲下書卒省文也與鄭伯髡頑同例按國雖存君死曰滅今不曰吳子與鄭伯髡頑同例按國雖存君死曰滅今不曰吳子遏滅者不得其尸也與定十四年吳子還卒於陘同邑長稱公自其家僕呼之也與楚僭號縣令稱公不

使偃 取之 本又作娶 同 反 字辯 別彼列 反 坎 下反 諧 兌 上外徒 反 選 音遝 中男 丁仲 反 隕于敏反 不可 取反 注住 反 同 今娶本 音 蔡 族

按兌爲少女是爲妻也、一讀風隕妻爲句與上句對、言吳既從風風能隕兌秋木兌妻也從猶變也亦通、中井云、不可娶也、林註妻字爲句宜從、六三之陰有妻象坎變爲巽而失妻所在巽風也故曰風隕妻也、

奏二往而遇宜往不濟也、蔡蔡叔蔓生細業子有二角刺

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爲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徒空也、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邑大夫

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爲己取也○取音娶又如字又七住反

偃曰、男女辨姓辨別也今君出自丁、齊丁公杼之祖、崔臣出自桓、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娶也、且兌上坎下困

☳☵ 坎下兌上困

之大過☱☴ 巽下兌上大過 六三變爲大過 史皆

曰吉阿崔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爲中男故從風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

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困 六三 夕辭 ○繇直又反 困于石往不濟也 坎爲險爲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 據于蒺藜所恃傷也 坎爲險兌爲澤澤之生物入而

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 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卜人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崔子曰蔡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蔡言棠公已當此凶

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爲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以

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間隙○說音悅又如字爲去聲

蔡 本又作鞿 力之反 馳如 徐音遲又反 間伐 間廁之間 注音同 難之難 乃旦反 欲殺 申志反 今本弒○弒公文相接中間別挿一 又近 門

蔡也 蔡蔡象坎爲宮互巽爲入三坎男上兌女三離目能視上處離宮之外隔絕不得見夫過爲棺槨按此七年傳其妻縊至則無歸矣是無所歸也死期或作死其、冠本易得縱使餘人不爲崔子者其可無冠乎林云讒詞也中井云、因是與下欲弒公文相接中間別挿一

事說耳、

秦杼以姜與公謀復出也

且（于魚反）三年○（且）音疽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乙亥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拊）芳甫反（楹）以成反歌以命姜○拊楹、拍也、楹柱也、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閉）公也、重言之、（侍人）別下賈舉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弗）不也、（請）求還廟自殺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不）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近）於公宮、或言之、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干）犯也、（掫）子侯反、行夜也、掫、聚也、以木擊之行夜、故傳言其事而云爾、不知他命、○（干）讀為二命、前有射公不中、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

而殺 申反○志本今弒 於反下虔同 吾焉 趙子常言將庸何歸即覆說上文君死安歸之意耳 將庸何用

傳君實有臣而殺之語意同一說衆人之君而崔子弒之也又一說人更有君弒之而弒之者當死當亡已不得而與焉此三說未知孰是確林本杜意故姑從之

西仲云既不必死不必亡亦將用何者以爲歸也補注此句覆說上文君死安歸之意耳

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 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爲于僞反注及下同 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 謂以公義死亡若爲己

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

當其禍○曖女且反任音壬 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

焉得亡之 言己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

死亡之義何所歸趣 將庸何歸將用

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以公尸枕己股○枕之鴆反

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

舍之得民舍置也 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 二子莊公黨爲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 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

而相 息亮下同大 故復 扶又反 以帷 位反悲 虞乘 繩證反

秦云景公母名穆孟姬見昭十年

西仲云崔杼盟詞未終便從中截斷指天而誓而大宮之前無盟亦在言外陸云崔慶者下本或有有如此盟四字者後人妄加按此盟辭是與下無者字抄

徼也即徼以爲智之徼中井云是略徼智也晏子臨歃弗肯受是盟難改之云云然後歃也傳文乃歃二字可以見矣蓋晏子之前已有歃者皆從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之辭也晏子非據第一位者及盤王手乃改辭耳非讀書未終抄答易辭之謂

秦云林注南史氏齊史之在外者執往欲書之也

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靈生景公 還齊羣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

○還音旋 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 大宮大公廟

所不與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盟書 所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

二所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辭因自歃○歃所洽反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 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上故復與景公盟

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嗣續也

大史書曰崔子弒其君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也抎其前有其弟又書三人死

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

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

古之書者必以汗青之簡縛桂欒反博雅束也集韻重縲反卷也中井積德云崔杼之弒固暴自非以瘡疾赴之比則其罪之發聞豈必待道史之筆哉詳泥甚

秦云昏中又見哀十四年林注一人與二人戰耳

廿七年崔杼益崔明辟諸大墓注開先人之家藏之也則辟字奇事似或云瘞埋於北郭之側也非訓側爲瘞埋

乘者扇之類以木爲之哀以白布畫雲氣柄長五尺車行人持而從既空樹于墻中下車貳車益簟簟非良車也葬是大禮備列軍

陳若霍光葬用甲兵是也中井云下車七乘服虔曰下事遣車也秦云于文陳入男女別而棗哀元年蔡入男女之辨與此同益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班辨音通劉炫曰哀元年蔡入男女之辨皆與此年宇產入陳使其衆男女別而累亦與此同秦云晉殆伐齊未知莊公死齊以弒方始知之齊既有喪弒說方始知之齊既有喪師自須追縱令受賂未合致讒一說以班別纍以別皆降伏之狀受賂還不讒者以其讒已明也又男女爲賂離非也劉炫曰皆有貨財賂之非以男女爲賄泰云他日衞侯得國則望以五鹿與齊也中井云晉侯以齊不服而興師齊服而還百宜無讒矣杜乃以有喪宜退爲說何也夫聞喪而退師者恤人之喪也齊乘遇弒晉若恤之當

獨使 所吏反

正長 丁丈反注及下同

守國者 守或如字或手又反

癘於滯反 埋 反 之 皆無反 不踴 音必 七 羅 乘 繩證反注及下百乘七乘同 自泮 普半反

○縛直反鮮虞推而下之下髮字又他回反曰君昏不能匡定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贓匿藏也贓親也○贓音浴

中井積德云崔杼之弒固暴自非以瘡疾赴之比則其罪之發聞豈必待道史之筆哉詳泥甚

秦云昏中又見哀十四年林注一人與二人戰耳

廿七年崔杼益崔明辟諸大墓注開先人之家藏之也則辟字奇事似或云瘞埋於北郭之側也非訓側爲瘞埋

乘者扇之類以木爲之哀以白布畫雲氣柄長五尺車行人持而從既空樹于墻中下車貳車益簟簟非良車也葬是大禮備列軍

友乙反 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弇中狹道檢反又於廉反 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自一與二誰能懼我言二人道狹雖衆無所用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馬也○枕之鴆反 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駟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道廣衆得用故不可當○食馬音嗣 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側痺埋之 不踰踰越也止公門下車七乘不以兵甲禮也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皆降損晉侯濟自泮泮闕

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齊人逆服兵齊人以莊公說以弒莊公說晉也○說如字又音悅使隰鉏不加請成慶封如師慶封書鉏隰朋之曾孫○鉏仕居反 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自六正三軍之大夫六卿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帥所類反 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及處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爲賂處守手又反 晉侯許之晉侯受賂還不議者晉侯有喪宜退 使叔向告於諸侯生公子齊服 公之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

陳隧音徐又徒遂又徒懟下同　井若漢反下文同　埋音因　判木苦干反　隧徐音遂又音墜　陳侯彼列反下文同　免音萬冠也

遂進師以討弒君之罪焉何以退師而禮於罪人哉

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没逆衛侯衛獻公以魯僖公十四年奔齊○宛於元反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年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

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

鄭人怨之六月鄭子産帥車七百乘伐陳突陳城突穿也

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欲逃家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

陳之司馬

曰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辭遇賈獲賈獲陳大夫

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可

不欲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子産親御諸門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御魚

擁社於勇反　而見賢遍反注同　俘芳夫反

擁社示國遷也社主也

擁社抱社主也

縶絆也所以繫馬足

林注繫馬纏也靴之而見者脩臣僕之禮按禮曰軍中無鞾今纏捨矢可也承

欲軍中禮也

中井積德云此俘節指別而累者非陣上囚虜故曰入數俘也下文獻捷于晉亦應有俘乃陣上囚虜矣與此異

泰云令陳之司徒招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檢致二地使各依其舊師乃還劉云諸官皆鄭入在軍者權攝為之未必正官各使其依其職事教之於陳也按此存亡國之事也

此明晉人不序於列故杜據同盟之言以明齊亦與

呂反㊦音亮　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

免脫喪服擁抱社主示服○免音問注同

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纍類悲反一呂軌反子展執繫而見見陳侯○繫古詣反

自囚係以待命○纍自囚係以待命○纍

子美入數俘而出

子美子産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數所主反

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不失臣敬

祝柯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祝除也柯節也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脩其所職○乃還也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

安定之一乃反又音廢○㊥弗反又扶味反

成故也

伐齊而明齊亦同盟

趙文子為政趙武代范匄

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以重禮待諸侯

穆叔見之謂穆叔曰

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息止也○㊥亡氏反

齊崔慶新得政

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屈建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爲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

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建子木屈蕩爲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爲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邲扶必反

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子疆曰久將整臨臨乃舍也不如速戰整臨慮水雨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駐後爲陳○陳直覩反我克則進奔則亦視

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傳音附簡師會之吳師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及子木共圍滅舒鳩衛獻公入于夷儀爲下自夷儀與爾喜言張本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閼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閼父爲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字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也○天音泰而封諸陳

後駐張反　復遂扶又反下又伐反　虞閼於反反鳩　之長丁丈反　公音配亦配本作○本亦今配　妃胡　舒鳩陳復同戶內反　潰反

道之音導　遽以註古史考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日知錄云劉向撰世本二卷其書不傳屈建爲令尹在此前　其據反　子捷在接反　子駢蒲賢反又蒲丁反　子盂音于音隘於賣反　私卒子忽反下同　按居其間使楚首尾不能相顧成六年註云整隘羸困也方言整齊也吳地下濕久駐於此水雨大至民將困病安井云釋文整下也衛按水潦至則水上地下而地勢狹隘既狹隘則馳驅不能如意故爲禽也

三恪（苦洛反）後於宋故鄭玄謂紀宋爲二王後薊祝陳爲三恪杜乃以此言備三恪爲通二代而傳其數也二代之後用王者之禮至賓也舜在其前其禮轉降雖通二代而已故曰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堙至今賴周德

五父（音甫）徒何反佗何反夏氏戶雅反播蕩補賀反介恃音戒以馮皮冰反可憶於力反逼物景反

五父爲三代不假稱恪唯陳爲恪敬也按趙陸二氏從鄭傳氏從杜

中井積德云謂自周而出也與下文自立自入文法正同非謂甥

播蕩孫氏曰賈人問陳之罪則數其恃楚馮凌則何侵小則指大國數訴問何戎服則指文公布命各燦然有章

秦云或云按主數不指也侵侵淺也非用兵之侵也陳大於鄭而謂之小者自

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苦洛反）拜（音拜）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

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也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佗桓公弟殺大子免

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奉事）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

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弒靈公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

今陳忘周之大德棄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逼（億度也逼盡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

其衷（音開忠）道（音導）

城濮（音卜）

億度（待洛反）音言也按侵小猶言暴寡首告晉不必說國大小當時常語請伐陳（陳命）未獲成命（未得伐）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上辰升反）之靈（其心故得勝陳）知其罪（啓開也開道其心）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辟婢亦反）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圻音祈）○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

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初危反降（○衰）

八日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爲周平王桓王卿士）○數色主反下同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

能詰起吉反謂此類歟

中井積德云謝晉受其捷不以爲罪而歸功於鄭也

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士莊伯士弱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

相鄭息亮反晉問罪也林注人之有言所以成其志之趨向也言豈之有文所以成其言之華采也中井云是一句爲綱下數句皆其目也

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其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仲尼曰志有之古志

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猶成也○足將住反又如字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爲伯鄭入

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楚爲掩爲司馬葛子馮之子木使庀賦庀治○庀匹婢反數甲兵之

以共音恭藪澤陸貞山曰鳩聚若周官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入于王亦豈專以焚燎備田獵哉秦云樞言機也機發之處

之處昌慮反或中或否以辟言語之有榮辱此句出擊辭傳辨別彼列反下同庀貞也治之使貞故訓治中井云陵亦有新附之資

埔薄不必皆鹵鹹地疆音畺攻其疆埸是二物封疆之田動受他國之侵掠有流潦之地每受水害並不可恒其租入故別之耳偃堰通豬音猪豬同謂陂池也規者定其廣狹也秦言曾淳鹹也疆埸也秦言曾淳鹹地之堅疆者周禮尤善種疆堅用貫防隄偃水爲豬故爲下濕使田中之水注之此原蓋謂隄防之間也數戈田踐處曰町町亦頃類詩九皐毛傳牧隰皐爲澤之坎衍高平而美者賦與籍者夫底平而美者賦與籍俱是稅也按疏記注也稅民之財使備車馬劉云車上甲士所執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

也絶高曰京大阜曰陵埔薄之地表云鹵西方鹹地音純鹵音魯說文云鹵西方鹹地規度其受水之地表淳鹵埔薄之地規度其受水之地淳鹵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

偃豬下濕之地多少○偃於建反一如字町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之以爲井田六尺爲小頃頃百畝爲夫九夫爲井○町徒頂反牧隰皐隰皐水厓下濕者周禮充人養種疆堅用貫防隄偃水爲豬故爲下濕使田

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爲井田六尺爲步百步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衍以善反下平曰衍有漑曰沃量入脩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量音良又音亮

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脩賦車兵車甲士徒兵步卒甲楯之數楯使器杖有常數○楯食準反又音尹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國之禮傳言楚之所以興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十四年也門于巢攻巢門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

中井積德云、劉炫曰、兵者戰器、車上甲士、與步卒所執兵各異也、

鱄其居反良

鱄、巢之封鱄居良反、中井云、若啓之將親門、啓誘導之令來也、隱元年大叔將襲鄭、夫人將啓之、事不同、而字義則一、此縱令開門而延之亦不得以開釋啓字、

安井云、吳子不即死、後以傷卒故經傳皆書曰卒、

秦云、此語既見文十八年、

於陵反鷹徐居反鵴延反

鷹鵴、鳩也、鷹晨風、鵴屬也、安井云、然明醜子產蓋嘗輕之、故云見蔑之面而已、酸棗一言、杖向降堂、蓋亦此意也、

朝如字夕如字

中井積德云、劉炫曰、兵者戰器、車上甲士、與步卒所執兵各異也、

鱄其居反良

鱄、巢之封鱄居良反、中井云、若啓之將親門、啓誘導之令來也、隱元年大叔將襲鄭、夫人將啓之、事不同、而字義則一、此縱令開門而延之亦不得以開釋啓字、

安井云、吳子不即死、後以傷卒故經傳皆書曰卒、

秦云、此語既見文十八年、

於陵反鷹徐居反鵴延反

鷹鵴、鳩也、鷹晨風、鵴屬也、安井云、然明醜子產蓋嘗輕之、故云見蔑之面而已、酸棗一言、杖向降堂、蓋亦此意也、

朝如字夕如字

若啓之將親門、射食亦反之必殪、於計反、是君也死、鱄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蔿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蔿子馮辭賞、以與其子、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鸇之然反、語魚據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

若啓之將親門、射食亦反之必殪、於計反、是君也死、鱄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蔿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蔿子馮辭賞、以與其子、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鸇之然反、語魚據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

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畔、言有次第、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大叔、儀也、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說音悅、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可成、思其復也、思其可復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書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以喻君、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弈、圍棋也、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

匪解佳賣反

弈亦音奕、棋其音

陸粲云、言所行不越於所思也、故下云如農之有畔、

陸云、說詩作閟宮也、小雅小弁篇、又國風谷風篇、

中井積德云、復、反也、慮後之有、又復而審備之也、

秦云、大雅烝民篇、

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此所引者蓋是彼文、

說文弈、从廾、毒兩手而執之、弈者、戲名、棋者所執之子、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棋、或云弈者落弈之義、

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畔、言有次第、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大叔、儀也、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說音悅、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可成、思其復也、思其可復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書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以喻君、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弈、圍棋也、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

匪解佳賣反

弈亦音奕、棋其音

陸粲云、言所行不越於所思也、故下云如農之有畔、

陸云、說詩作閟宮也、小雅小弁篇、又國風谷風篇、

中井積德云、復、反也、慮後之有、又復而審備之也、

秦云、大雅烝民篇、

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此所引者蓋是彼文、

說文弈、从廾、毒兩手而執之、弈者、戲名、棋者所執之子、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棋、或云弈者落弈之義、

按落齋節絡繹廿古棋宋

哉寧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鼇頭評註春秋左氏傳 晉 杜 元凱集解
唐 陸 德明音義
日本宮脇通赫校輯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在二十四年不直言齊人城郟者以其非經故也中卅三字古者經傳各異卷及元凱作集解傳始合于經然則是三十五字跳出在此者既作集解之後可得而言焉則是亡論也註當繼前年以下夷儀會者別二十五年郟古洽反

秦伯車如晉泣盟伯車秦伯之弟鍼其廉反泣涖也○鍼其廉反

經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剽匹妙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術雖未居位林父專邑據國猶爲叛也

別彼列反泣盟利音類音伯車居音傳爲于偽反特跳直遙反傳寫直專反

秦去疏氏傳却言前事者皆舉前事爲驗光四年光五年頻年會于夷儀故言城郟以明秦晉爲成在廿四年也不直言齊人城郟者以其非經故也中卅三字古者經傳各異卷及元凱作集解傳始合于經然則是三十五字跳出在此者既作集解之後可得而言焉則是亡論也註當繼前年以下夷儀會者別二十五年

背國 音佩

魏晉儀註寫章表別起行頭謂之跳出傳寫一本作轉寫

中井積德云剽雖立在位而衛侯衎在外是剽未成君已正與鄭子儀同則經似不宜稱弒君也豈別有義邦闕疑可也　秦云叛者背君之名嫌無君不得爲叛故註明之林父畏衎入殺己故先叛也林註書叛始于此　中井云衎雖在外經乃書衛侯剽既死則衛衎之國已註以未居位爲說非也　秦云復歸例在成十八年卿會公侯非禮今卿會惠宵輩當貶也但向戌別有後期之責故書良宵名而不貶以駁向戌也良宵雖書非舍其罪若良宵與晉宋皆貶稱人則嫌向戌與良宵輩高罪而其後期之罪不見故書良宵退宋班明向戌有二罪也　許靈公卒憚公豆弗之殺也　秦云當進侍君疾君

不應之應對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聘問也　荀偃子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漷漷鄭地　卿會公侯皆應貶之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貶之　○漷音郭　市延反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　○痤才何反　惡烏路反　晉人執衛寧喜八月壬午許男甯俞于楚未同盟而赴以名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裴許靈公　俌會夷儀之成　○俌音云　行人子員欲使荅泰命　○員音云　行人子朱曰朱

傳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下會夷儀之成　叔向命名行人子員　○員音云　行人子朱曰朱進也言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也當御御次當與行之

同爲大夫何以黜朱於朝黜退也　撫劒從之從向也　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　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袪裳也　○暴蒲卜反　投袂略同非袪裳之謂　秦氏以叔向無罪而鬬雖一曲一直乃是兩人爭理故以二子言之爭謂所行爲善則惟言子朱之心也按爭善謂爭而自善也非各爭其善也觀疏引杜註可見焉按子員名見八年傳至今十九年也蓋老成人故叔向欲使之也　中井爲平聲使字辭幹丈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

暴骨 徐扶反次反　命也行人非一遽進御此　道二國 音導　退之而不應堂昭子員子朱同爵馮氏云何以黜朱是爭善也拂衣振迅之義以其將鬬知拂衣即袪裳也對則上衣下裳散則相通　中井云拂衣與投袂略同非袪裳之謂　秦氏以叔向無罪而鬬雖一曲一直乃是兩人爭理故以二子言之爭謂所行爲善則惟言子朱之心也按爭善謂爭而自善也非各爭其善也觀疏引杜註可見焉按子員名見八年傳至今十九年也蓋老成人故叔向欲使之也　中井爲平聲使字辭幹丈反復歸之事也　於治 直吏反　而力 爭鬬　爭善也觀疏引杜註可見焉按子員名見八年傳至今十九年也蓋老成人故叔向欲使之也　中井爲平聲使字辭幹丈反復歸之事也　敬姒 音似

同爲大夫何以黜朱於朝黜退也　撫劒從之從向也　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　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袪裳也　○暴蒲卜反　投袂略同非袪裳之謂　秦氏以叔向無罪而鬬雖一曲一直乃是兩人爭理故以二子言之爭謂所行爲善則惟言子朱之心也按爭善謂爭而自善也非各爭其善也觀疏引杜註可見焉按子員名見八年傳至今十九年也蓋老成人故叔向欲使之也　中井爲平聲使字辭幹丈反復歸之事也

御魚呂反　人救之平公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　吾臣之所爭於治吾幾　甲乎私欲修則公義滅　○修音一　昌氏反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使爲己求反國　○爲于僞反　辭辭不能　敬姒強命之敬姒獻公及子鮮之母　○強其丈反　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

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　吾臣之所爭於治吾幾　甲乎私欲修則公義滅　○修音一　昌氏反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使爲己求反國　○爲于僞反　辭辭不能　敬姒強命之敬姒獻公及子鮮之母　○強其丈反　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

蘧伯玉居友其反　萬于反　今殺申志反　今弒音試　誰音疇　遂見賢遍反　淹於嚴反　恤音字　瘞於廢反

秦二林註欲守其祭祀而已、

又云已不知獻公因何而出奔亦不敢聞因何而入

林註淹留憂恤在於外國、

又云子鮮若欲踐言不過

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國復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不得止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于春反逐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弒剽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畜許六反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命悼子甯喜也受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使所吏反還音環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猶如故○夫音扶若不已死無日矣已止也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多不過亡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之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甯子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衛侯剽子叔剽無謚故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舊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

孫襄居守手反又　復攻扶反下又復如字

能出亡於我果何為按多行義之多也或云多猶賢商君傳循禮者不足多是也、

中井積德云猶言得亡為幸也彼亦或以取死若能亡矣為幸多也非為義之謂、秦確襄在家守之剽是黒背之子成十年傳衛子叔黒背侵鄭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是子叔即族也殺大子角不書蓋以不告故也趙氏云公子公孫無稱族之法蓋如叔肹之子公孫襲齊稱子叔襲齊耳、

中井云正義剽是子叔黒背之子即以子叔為族也子叔是黒背之字、

領之（本作鎮又作易生以反）大叔（音泰）朝夕（如字）負羈（居宜反○紲本或作絏音同）牧（音以反下同）

秦云書吕是仲尼書爲叛也叛反背之辭叛判也分君之地以從他國者地從己故稱爲叛他雖出奔地不從己則不稱叛叛是畔地以生名也

中井云獻公遠迎者爲厚於己邇者爲薄而隆殺其待遇耳以見其狹中無人君之度也又與下文讓大叔同一轍矣非驕心之謂馮氏云以首肯見意也領說文作頷點頭以應也中井云不在寡人在如字其志不在於寡人也志不在焉所以不通問詰混同作解非也陸貞山曰衛侯以文子不通內外之言故怨之其曰不在寡人猶鄭厲貢原繁云爾若文子之讓富喜特私說之耳何得聞之

秦云文子本不與客言言聞富喜之言遂貢評論發歟與對面相答無異故言客也或云在乃心在王室之在言心不在我也猶二伯父無棄言也今汝乃吾所當怨者故怨汝也貢羈縱從見僖廿四年

中井積德云引此但言文子在所當怨也非親親之謂

秦云曹人詢林父爲厲林父又以厲貢子

林註指殖綽爲惡鬼而責其子友不之如也一說惡鬼亦報人人友不如也

中井云厲惡疾人也貢者惡疾無所得食多爲乞厲

復慁（悉路反先軏（音本路亦作路○今亦先八反）邑（如字）

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林父事剽）而衛入義可以退唯以專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傳發之

國納之也（本音納）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揖之以位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

公聞文子之言故怨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一生○竟音境）

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之）答寓喜之言故怨在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上）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

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能安和大臣）衛侯不聽故殖綽伐茅氏（茅氏戚東鄙）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鬼也（厲惡也）遂從衛師敗之圉（蒯感父言更還逐殖綽圉衛地）雍鉏獲殖綽（雍鉏孫氏臣）復慁于晉（爲下晉討衛張本）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前年）

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爲邑先八邑三十二井○先音悉薦反）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

見經賢遍反

秦云林註子展爲元帥故特享之、

禮卿大夫所乘者名車、木名路也賜車稱路從王賜之名必是稟王之命遺人以物皆輕先重後故以路及命服爲邑之先也四井爲邑故八邑三十二井也、

入爲于反僞

按敢及猶敢當也、

及雩音于徐況反

中井積德云趙子常曰晉以諏訾命士會傳云請於王此不言請則自賜之也、

叔孫僑如同音昭如淳音翹

蓋禮樂之自諸侯出久矣、

杜謬、按十九年鄭公孫黑卒王追賜之大路二十四年穆叔如周王賜之大路杜並言大路所賜車之總名此文以先路次路爲賜車之總名失之、

一虞呼反

子展以先路而子產以次路也曰先曰次不得云互文以再命三命不得云無等級杜襲周官無大先次路者故妄作此解、

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爲卿、故位在四、○殺所界反

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子六邑也、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賞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

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知國政

讓不失禮、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召公爲壇淵會、

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楚子秦入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屬安豐郡、○

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皇頡、

如字、徐力俱反

遂侵鄭、

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

麇九倫反、麕戶結反

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王子也、○戍音恤、

靈正於伯州犂、三正、必曲直也、

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

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

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也、

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其手以道囚意、

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爲王子所得、

戍怒、搤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鄭大夫、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

易以豉反別

識列彼反上

其手音導抽戈俗作矛反印

一反刀

堇父音謹

解玉是固執周官者之過、恭命車有大路有先路有次路其制雖不可考而要之名不同則度數自異因爲隆殺耳、按尚書顧命大輅在賓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是自天子所御又與命車異載記所說亦是不得混同作解、秦云林法遜讓而不失其班次之序、中井云、劉炫曰論語十室之邑又杜註兗豫之邑爲二乘之邑又宋鄭之間六邑爲戎錫等杜何以知此邑非彼等之邑必以爲四井之邑、按正義辨劉說亦是、子展以先路而子產以次路也曰先曰次不得云互文以再命三命不得云無等級杜襲周官無大先次路者故妄作此言我不足受貴之禮也、

道四音導

以爲請音知享

曲證之也

林注此子鼻之之辭或云弱劫通言被王子捕也亦通然非杜意

按樂盈而傷國體秦必不如此也疏秦不肯其如是也按一本作秦其不然柴注勤字絕句一本鄭國屬上　林注當歸功于秦不必以賂　更幣釋文無音朱注音庚乃別更幣而從子產之言

中井積德曰邑讒氏蓋其總名也豈前時讒氏者所食邪二十八年與晉孚邶殿其鄙六十邑當參考二十七年與免餘邑六十亦同

趙武不書葬公也　傳無

更遣使所更反　甕戚居良反注同

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主作辭令之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董父一必不得○爲去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若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董父可得　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董父傳稱子產之善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

戚田正戚之封疆一五十里有讒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　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公侯　向戌不書後也後會期　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　於是

不得罪武之意詳蛇足或於經與傳發之可也

爲衛侯故會之言其至會所宜爲執之故使衛侯出也

晉侯嘉樂二君故二君一言澤及于己二言不敢違晉曾所以答嘉樂也嘉樂字樂音洛釋文三年安井云正義晉侯賦此言已嘉樂之君也衛按嘉樂君子謂君子之心常嘉樂也樂只愷悌等皆同此指齊鄭二公益小人之心險阻不測君子則坦蕩常和樂也

齊息亮反同相大平音泰縵反絮其慮反分比旦反違遠萬反宗祧他彫反

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　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

書在秋○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　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請之晉侯賦嘉樂

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國景子相齊侯國景子高子國弱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大平君恩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子之寵分言不敢違遠於晉　叔向命晉侯拜鄭伯賦緇衣

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分授子之粲分言不敢違遠於晉○粲音六　子展相鄭伯賦緇衣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不同故拜二君辭異　國子使

晏平仲私於叔向向語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爲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三

君言自以殺晉戍三百人爲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繆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繆之御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分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衛侯雖別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爲臣執君○將七羊反

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鄭子罕之子展字子展儉身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爲卿故唯言七穆○

鄭七穆公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公孫僑國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騑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僑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騑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僑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

二子孔已亡子羽不爲卿故止七也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芮如銳反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長丁丈反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公惡而婉佐貌惡○婉而心順美而很貌很胡懇反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也○惡烏路反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大子知楚客過在他年

諸侯言所以後亡故左氏補此句以明其意也楚之伐鄭子展獨欲守信以從晉是其用心之壹而所以能全終也

泰云名棄取其棄之義林注入宮名見其母

馮氏云看得甚美此或云尤物移人之尤故訓甚婉者巧于自結狠者疎于內交

內師者身爲寺人之官公使之監知大子內事寺在內人之長知之謂與楚客舊相識也

見周書賢遍反

孌志無周書篇目其書今在逸書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矣志氣麤麤取與不疑轡亦不柔志氣麤麤取與不疑大不類乎三百篇之體恐亦後人之僞撰難據作解　泰云此子羽非行人公孫揮也

徐丁反引沈直反分○本今堤音恭共姬

而婉紆反阮

惠厝嬖或作嫡今本○伊戾扶又復發戾力計反又

敢近（附之近近）有共（音恭又作供下同）盟處（昌慮反）

釋文惠牆作廧

唯佐免我知兩人之排擯故也

按大子欲召佐使請乃曰、棄召而來遲前不及事我死矣或云來歸也與佐約曰、汝至於日中不自君所歸

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大子也、○夫音扶 女音汝 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外莫其其內伊戾爲大子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遠于萬反 闕呼報反 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爲驗大子反徵驗也○詐側駕反 古感反 而驕告公驕恥勞反 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爲有盟徵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大子母佐助也 則皆曰固聞之公曰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宛有也 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

使饋（其位反）左師（夏後反）使夏（戶雅反）後（下遘反文通）使同左（先下遲嫁反）

駡而（古活反下同）則我死矣聲亂叫謂之駡多爲言語亂人耳也、

之駡而與之語駡謹也 欲使佐失期○謹呼端反 過期乃縊而死

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步如字又普故反 習馬賜反 亨普彭反 一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王以王爲錦馬之先下○先悉薦反又如字 曰君之妾棄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闇左師諫大子所以無罪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而死鄭伯歸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不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使夏謝不敬夏子西名 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初楚

正義曰猶家也言夫人家之馬也棄正爲夫人步馬之時夫人名已定矣故對云君夫人氏也但棄本是妾左師欲令夫人重己故佯不知云夫人聞之懼己不得爲夫人故自稱妾饋之錦馬也其使者自稱也

安井云公問涇罪時棄猶爲妾而傳亦稱夫人者據後言之耳

晉語將求於人必先有入焉、

聲子卽公孫歸生

緊於 吉忍反 子牟 亡侯反 爲申 公 如字 讀爲 偽反

爲國 于偽反

杞梓 徐上音起 下音子

秦石度筆諸本句張本讀接外傳皮筆下有妄字辨傳如卽爲灼其申必交於其外若禮性爲有首領股肱

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朝之子伍舉子香祖父揖舉也○朝如字

牟爲申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荊坐地共親議歸楚事明友世親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明年聲子通使於晉爲國通平事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木名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瘁病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濫刑不濫濫不敢怠解自寬暇故能爲下國所命爲天子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懼用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

不僭 子念反下同 濫 力暫反 殄 徒典反 瘁 在醉反

此類焉字猶之也故此文今讀爲六字句

所賞必有功不僭差所刑必有罪不濫洪

大禹謨

失錯也謂賞有罪刑失於妄免也

怠解 佳賣反

言下國諸侯推命湯爲天子也按封大也朱云封殖建立其福以及後世也命上添故字觀中芸林註所以上天眷命奄有下國之衆封建謂封殖建立之也

奉云

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賜下無不樂之同則莊廿年傳曰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膳夫職曰王日一舉以樂侑食注云殺牲盛饌曰舉之白邦有大故則不舉注云大故刑殺也中井云君食加膳盛於常膳故其餘以飫賜焉非謂飫賜爲加膳

以此可見古人之樂行賞以此可見古人之憚用刑以此可見古人恤民不倦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盛饌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殿後也殿臀也猶軍殿之後

軍○殿丁練反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窕勑堯反又通弔反

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

易震之鼓音以反鈞聲音均居反旬反肖音戶雅反潰內註分疏害文意

中井積德云聲子之語蓋以獲甲麗爲繞角之時事也考上下文不得爲後年之事當傳聞有誤而爾邪將誇張之辭有牽合也

不南朝于楚秦云楚軍不能特重且夜攻之彼不知虛實必然遁走軍猶攻也

秦云將戰決戰也

中井云明日將戰至旦勿皆命辭矣非叙事

秦云林注凡軍中應鼓者皆遣行而縱梵之移囚者二

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隊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欒書救鄭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麗力馳反

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不南朝于楚秦云林注是正也按是謂通譴審也正也韋云是理也非也不烈云韋以是爲譴省也馮氏云猶云不喜此人非矣

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鄐晉邑○鄐許又反超六反又

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也音悅

蒐所留反乘繩證反閱

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一示必死○陳直覩反明日將戰皆命辭矣非叙事

秦云林注凡軍中應鼓者皆遣行而縱梵之移囚者二

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降戶江反楚失東夷子辛死

說行寒劉反列也爲如歸役於國列之陣前使楚囚見之而逸之與榮宝反辨者宋必聽命同似勝此是示爲必死之戰也、

之邢音刑

釋文鄭或作賛、

事見賢遍反

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

上貢或作弡卽趙椒也、釋文壓作壓云本又作壓、於甲反徐於輒反、

之則雍子之爲也、楚東小國反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之、

令尹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夏雍○雍於勇反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鄰縣東北有棘亭○譙在遙反鄰才多反又子旦反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事見成七年○罷音皮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賁皇食邑○賁扶云反以爲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鄢於虔反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

精卒子反忽、欲令力呈反下同不軍之卒良敗易之、

復扶又反下復仕同

中井云賈鄰讀易爲變易之易得之但賈以行爲道鄰以行爲卒伍前皆失之、蓋行謂行陳之位也中軍之師其兵衆且良范氏以中軍之佐與欒氏迭易其位中軍之佐其兵不衆所以誘楚、

四萃在醉反

秦云四萃楚語作三萃萃曰時晉有四軍、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致攻之、外傳執政不是謂欲舉晉女實遣之、

娶於本又作取又七住反女實音汝

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陳直覲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爲陳、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易以豉反又音亦行戶郎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今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及又音衡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錡魚綺反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熸子潛反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

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爲意
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才能非指材能、彼安井云陸粲云言令其祿秩如叔向也、赫按比叔尚者、以權力而言、不然不能應害字患字
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恚欲報之○恚一睡反
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爲許
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明年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貪冒、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逞快也
夫小人之性、釁於勇、斃於禍、以足其性、而求

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釁動也斃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釁斃貪名之人非能爲國計慮久利子展不可從也○釁許覲反足子住反又如字
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說音悅
說許規反涉於樂氏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鄭城門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於氾城下涉汝水南歸○縣音玄氾音凡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也傳言晉之衰
衛侯以名說而後得免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之衰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來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宜子名禮諸侯大事四時貢職宰旅家宰之下士也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王聞之曰韓氏其

不禦魚呂反
于氾徐扶嚴反

功是貢時事也

廩丘 力甚反 所治 直吏反

廩丘蓋衛地齊人前取之以賜烏餘者烏餘大是猖蹶善覓梁帶之能

介于 音界

介被甲也取庫中之甲著之三十年介子襄庫亦同

凡失邑是守者罪其非國之恥故無可諱也烏餘以廿四年奔晉廿五年范宣子卒明年始討之傳先言治之下乃述其治之事

於比 必利反

安井云烏餘齊大夫盜廩丘以奔晉其取高魚乃其私謀非晉命於法當書盜然高魚小邑晉施討烏餘

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

齊人城郚之歲在二十四年

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

烏餘齊大夫廩丘令故城是東郡廩丘縣故城高魚城在廩東北

遂襲我高魚

高魚丘縣

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竇音豆

介于其庫

入于高魚庫而介其甲

以登其城克而取之

取魯高魚無所讀而不書其義未聞

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

宣子卒于范匄

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

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

言烏餘之邑皆宜見討

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敦可使也對曰

而歸之罪據貶所加故不書耳

不與 音預 晉軟 所友反 所友又甲反

秦云諸侯大夫七月初集於宋而此會書在夏者書始行也

中井云林注書先晉春秋不以責狄先中國也按傳書先晉晉有信也杜據之然似失經旨

晉梁帶能無用師

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晉侯使往

無用師言有權謀

秦云雖非國人討賊因其被殺亦以國討為文書名以罪喜也不以弒君之罪討之故言追也書帶是兇曲也去帶是罪帶身也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夏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鄰勝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

悉薦反又先見反

夫甯喜

甯喜衛大夫

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為文書名也

書在宋會下從起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衛侯始者云政由甯喜立衍令雖不以弒剽致討於窩兵祭則寡人而已故書名也

衛侯使其專緩若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圖市轉反又音專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夏會之大夫也

倚順於綺反

非貶辭重曰子宋以閒有事也傳恐失經旨

秦云凡言以公命者實非公命而假稱公耳此時魯國君弱臣強君不得有命臣之理李氏恐叔孫彊直不從己意故假君命命之也從弱君之命於理順於禮大也不比視邾滕是不是也自從自己心也此公命雖非真也豹郎以爲真共敬從命則國人知公命不可違是順道也按襄邑四國也疑脫衛見上傳三國具車徒故使爲餘亦具車徒恐其驚覺又慮其衆逆戰也上諸侯三國也下諸侯天下也劉云晉梁古本皆不重言諸侯

附注此段與昇八年慶封

豹不倚順以自從故以逆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 冬十有二

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傳二十七年春晉梁嬴使諸嬰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嬰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其車徒以受地爲名○嬴息浪反 使烏餘

十二月則爲失閏故知經誤

其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出封出受封故詐詐封之烏餘以其衆出封

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僞若致邑封烏餘者

而遂執之盡獲之徒衆皆獲其

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

封字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

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賊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慶封不知己言其闇甚爲明年慶封來奔傳○稱尺證反鄘音容 衛寧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公曰微寧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言政由寧氏

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祇成惡名止也祇音支 對曰

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勿音預 使攻寧氏不克皆死無地及公孫臣皆死公曰臣也

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爲孫氏所殺 夏免餘復攻寧氏殺寧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書非卿也石惡將會

來奔章甫似恐本一事重說卑僖廿四年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彼已之子不稱其服

爲賦同相息亮反鼠本又作

昭廿五年事若不克君受其名是也

復攻扶又反

十四年傳曰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孫子皆殺之蓋此時臣之父死耳其詳不可知也林父逐君寫死乃出奔而得生寧喜納君有功乃被殺

欲歛力驗反

安井云戶諸朝朝外朝也

內我音本又納作納○本亦納今亦作納

奉云納一作內

以沮在目反

沮止人為惡也勸勸人為善也賞罪既無章明何以得為正勸乎　刑法也

止使者所吏反

馮氏云從之而治其事則明已以數君故出非以不才見棄此意豈可令人知之、中井云能治其事以見其賢也前人知言所以出

誰想悉路反

公喪一息浪反

之由矣即是顯君之惡矣君也兄也將何所想焉秦云終身不仕記者終事辭也獻公以廿九年夏卒則子鮮之辛螫差在其前

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歛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會于宋為明年石惡奔傳○衣於既反

枕之鴆反

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寗喜

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以

治國且鱄實使之納君

鱄之使寗喜

不肯留

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還

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鄉許亮反

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想乎

從之謂沿其事也事沿則明己出欲仕無所自塑

吾不可。

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仕終身

公喪之如稅服

總衰七雷反本又作○亦今亦綴本綴

一乘繩證反

少師詩照反

欲弭徐武婢反

前終身子鮮也後終身獻公也諸侯絕期公於子鮮本無服喪服無稅服之名稅總聲近而字改耳喪服有總衰疑故云即總也總裳者小功之總也既葬除之本無月數總於喪服之文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是非五服之常　中井積德云服虔曰

月月已過乃謂喪而服是

為稅服　稅服比本服為輕禮既葬各以月數為稅服　喪服云大夫為昆弟之為人後者為其昆弟之為父後者為昆弟之子女子子為父後者為其父母昆弟為姑姊妹之適人者為昆弟之子女子子為父後者為其姑姊妹之適人者為昆弟之為人後者為其昆弟之為父後者為從父昆弟為舅甥為外祖父母為從祖祖父為從祖昆弟為曾祖父母為族曾祖父為族曾祖昆弟為族父為族父昆弟為族祖父為族祖昆弟

之蠹百衆百衆之國焉得有百衆之臣邑通大小而言卿備百邑亦因時俗大概言之耳其實非有定制也

我焉餘已見于二十六年

秦云臣六十言臣之分當得六十而今邑有六十矣大夫之家邑有百衆是百衆爲衆邑之極此云卿備百邑知所言邑者皆一衆之邑一衆名邑書傳無文故引干室王室明其大小

介戒音後同注

折設之通稱邑迅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故稱一乘附法難

折之設反下注同徐又制反

祖阻反

使所吏反

舉是禮也沈云舉謂記錄之也

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蠹害物之蟲小國之大蓄也

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令不可不許○

弭音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

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

難乃旦反下同

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

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

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

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

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令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難乃旦反下同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

更相音庚

體鮮外俎周語文也宣十六年傳云公當享卿當宴服云享其多文辭故特舉而錄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仲尼所以特舉此禮者以爲此享多文辭言從武至者謂非晉侯命也

黑肱古弘反

詒厥子孫以保其家非禮也詩云成言亨良

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故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爲多文辭

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陳文子

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

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

言於晉時令尹子木出陳遣黑肱就晉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

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

戊辰滕成公至亦小國故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見賢遍反

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

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

子晳（星歷反）得復（扶又反）以蕃（方元反）楚氛（徐扶云反）

外傳以蕃爲軍鑿軍即利而舍侯遵行衛不行蕃爲軍不設壘壁也
中井云各處其偏偏謂兩頭之端是爲一字營晉楚處兩端而諸小國處中間也其方位未可知注鑿
秦云伯夙荀盈無明據按與子木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蕃爲軍相息晉楚各晉營及爲晉諸國營皆在宋城北諸國在西晉處東以東爲上也林注諸國各以蕃離爲軍文曰以東爲左
中井云蓋因地形而言其營列方位不可知而右只是左方耳左方旋轉有何深義杜必欲以東爲左故費解已

請於齊（二請齊朝楚使）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二人實反）謁諸王（馹傳也謁告也○馹傳陟戀反）王曰釋齊秦他國請（齊秦）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子晳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

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

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與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爭）

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難之氣（氛氣也言楚有氛氣○氛芳云反）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我晉在宋北東頭爲上下故晉營在東門辛巳將盟於宋有急可左還入宋東門）

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衷音忠又丁仲反）伯州犁（犁力兮反）曰合諸侯之師以爲（爲于僞反）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犁）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三（爲明年子木死起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爲于僞反）不信猶不可單（音丹）蒲北反）弊（單盡也弊踣也○弊婢世反）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死單（音丹）蒲北反）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弊於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

夫謂宋也
中井云不待病而死則食言是彼之患也非此之患
因宋以守　病則夫能致死　陸貞山曰病字屬下讀為楚所攻而病則宋尚受其禍必能致死助我
秦云想楚人之情不應及是之惡　中井云
曰視邾滕　言違命也
所謂視邾滕者指列國之邾滕也非指私屬之邾滕
邾滕既為私屬矣則叔孫之弗從信得其宜矣是不可議者且不可謂違命又非公命而誣以公命何必死守焉是條傳既失經旨而莊更加護密合焉其大順小是之說多貞其窮矣
秦云使謂叔孫者使人就宋

死晉不食
言故無患　夫以信召人而以濟之　濟成也○（僧）子念反不信也
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　為楚所病
則欲入城　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　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
楚○（夫）如字或音扶　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
而稱兵以害我　稱舉也　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晉獨取信故其
功多　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　兩事晉楚則貢賦重
既而齊人請邾宋人
故欲比小國　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
請滕皆不與盟　私屬一國故
○（與）音預　叔孫曰邾滕人之私
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　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
其族言違命也　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告大順以

顯弱命之君而遂晉楚爭先　爭先血
其小是故敗之　晉人曰晉固為
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
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
矣　狎更也○（先）晉去聲或如字（更）音庚　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
曰諸侯歸晉之德只　只辭○（只）之氏反　非歸其尸盟也　尸主
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小國主辨具○（辨）皮莧反　楚為晉細不亦可乎　欲推使楚主盟乃先楚
人書先晉晉有信也　蓋孔子追正之　壬午宋公兼享晉楚
之大夫趙孟為客　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為客　子木與之
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為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

一坐才臥反飲大夫於鴆反

納卿大夫賢入門右射入請賞公曰命其為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不敢敵公禮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

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

而重賞直用反下同**出竽門外使射人納賞**公降一等揖之劉云兼享音楚之大夫不以子木為賞者賞唯一人出自當時意耳

聞於音問又如字**治**直吏反**無**如字**姬**位九反今本○作愧

范武子之德何如土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林法所行之事皆可告人故情無所隱中井曰詐布其誠信感鬼神德足以副之故辭無所愧

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也○

宜其光輔詩魚據反**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

子木又語王曰宜晉

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歆詩金反

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垂隴**

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忡敕忠反

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

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詩鄘風人刺其君淫亂故云

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亦既見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忡敕忠反

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

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詩鄘風人刺其君淫亂故云

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簀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笫之言閾門限使人趙孟自謂○笫側里反

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其君

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其君

子產賦隰桑

之好呼報反

嬖人屠蒯之妻美嬖愛也屠蒯人名**子皙欲之**

屠蒯飲酒樂飲於酒樂之家**使其妻酌**

子皙醉而送之

以劫而歸

子皙盡殺其室而有其妻

子產使盡逐之

子皙盡以其室行

子產使盡奪之

子皙怒

伍舉為介伍舉楚大夫介副也**將聘于晉**

鄭人或相之或相之者或為之相禮也

辭

伯有既死

使公孫黑為卿

黑又強奪伯有氏

子產使伯石為卿

使公孫段為大夫

伯石既得國

而重賄子產

子產弗與

伯石怒

子產喜

子大叔見趙孟趙孟曰鄭其有禍乎

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

辭典云詩以言志歌以永言又見下文

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亦既見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忡敕忠反

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

孫段○從才用反

石印段公

草蟲直忠反**召南**上照下反同古反**覯**古豆反

踰閾音域況遏反**逼**非使所吏反注同**簀**音責

中井積德云賦詩不稱章第者皆言章也伯有所賦唯取以為兄意蓋在其上是也不當狹以為君作解詩以鶉鵲比無良之人足矣無鶉鵲之不若之意註襲詩序之謬秦云釋器簀謂之笫孫炎云牀也郭璞云牀版也炎則牀是大名簀是牀版按音義牀第之不安邪抑曬姬之不存側邪今羊作褥不安與待御不在側與此牀第即寢闈之義周禮天官玉府掌王之衽席牀第凡襲器即是

中井云是狀既相見之

其樂也其樂如何爲樂甚不可述之義也註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是詩序之謬說不可采入

同夢安井云遐遠也謂猶冥也音邁遠不告告之也藏意也中井云惠也謝其來相見也言邁遐之喜亦尊卑之賜也

及文王以民遠段玉裁云

按匪交詩作彼交八年傳註匪彼也宣云匪交當據詩作彼交也不然文義不通註又不解釋蓋傳寫之誤云

尸賈音嘉反下泰云

秦云附注余意酒云言之將舊怨以爲報賓樂懽也疏伯有不民今之所怨當自掩蓋而賦詩以公之所怨爲賓樂謂劉云願

隰桑詩小雅義取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盡津忍反

趙孟曰武可述之義也註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是詩序之謬說不可采入

請受其卒章

卒下章同

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

子犬叔賦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趙孟曰善哉保

大叔喜於相遇

印段賦蟋蟀

蟋蟀詩唐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故趙孟受其惠

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

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所以保家

公孫段賦桑扈

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

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

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敖五報反

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

言誣則鄭伯有其實趙孟倡

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

受天之祐

王念孫云祐讀爲侑侑勸也

然也

王念孫云言出亡猶出奔也赫音尸馬於虎反往也按幸字應爲戮二字言昭有幸而後得出亡不幸則爲戮也

賦同倡

不及五稔杜註古語見僖二年

賦詩以自寬故言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侈昌氏反又尸氏反稔而甚反

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降戶江反

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

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求君稱功加厚賞故諱言免死之邑也

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

有功捐而已又載記用兵篇可並考、

中井積德云向戌之弭兵息戰爭以休息民也兵革武備固存焉非廢之也雖當時有難行者而其意自美且其弭兵與武王偃武稍相近決非始皇銷兵之比子罕之言誣亦大甚、

安井衡云威不立則恩不著故兵者所以昭文德也、

秦鼎云之術者德禮孝友與存明之道驩虞等是廢亡昏之道喪矣則興不畏則亡興亡由兵而向戌以爲不須用兵是誣也以誣人之道施諸侯也蔽一作斃踣也言邑書之於札子罕削其字又投之於地、

羔裘篇、

蔽諸侯必世徐世服王童遜世無厭於廉反

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以興廢興存亡昏明之道喪矣則興不畏則亡興亡由兵而向戌以爲不須用兵是誣也以誣人之道施諸侯也蔽一作斃踣也言邑書之於札子罕削其字又投之於地、

羔裘篇、

去起呂反下同

以興謂湯武起呂反下同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

敝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

故兵者所以昭文德也、

秦鼎云之術者德禮孝友與存明之道驩虞等是廢亡昏之道喪矣則興不畏則亡興亡由兵而向戌以爲不須用兵是誣也以誣人之道施諸侯也蔽一作斃踣也言邑書之於札子罕削其字又投之於地、

羔裘篇、

敝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

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厭於鹽反

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厭於鹽反

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直主也○己音記

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直主也○己音記

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

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

逸詩恤憂也救取也

逸詩恤憂也救取也

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過

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過

齊崔杼生成及

齊崔杼生成及

中井云有功而求賞固罪君子不伐之道然左師書固其所矣不可深非之字罕削之則擅恣天甚蓋生於妬娟之私者乃以司直褒之我所不解、

秦鼎云何以恤我周頌作假以益我朱傳何假聲轉恤益字訛、中井云是周頌維天之命篇訛作假以益之非逸詩、

秦鼎云鰥亦稱寡使妻生二子而其妻死矣、秦鼎云一說崔成有疾可而廢之而立明可也芸疾不必癩林注身事也、秦鼎云父兄猶宗族也二者本無血連于崔氏、

中井云彼君之讎也謂景公也弒宋公之版、

盧蒲嫳攀徐敷結反

嫳東結反普結反

嫳東結反普結反

崔氏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詰老于崔、

崔氏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詰老于崔、

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

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

偃與無咎弗

偃與無咎弗

成與彊

成與彊

孤入曰棠無咎出曰寡寡特也○喪息浪反

孤入曰棠無咎出曰寡寡特也○喪息浪反

聚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

聚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

去聲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詰老于崔、

去聲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詰老于崔、

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

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

偃與無咎弗

偃與無咎弗

成與彊

成與彊

相去聲

相去聲

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詰老于崔、

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詰老于崔、

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

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

偃與無咎弗

偃與無咎弗

成與彊

成與彊

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

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

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

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

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與彊

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與彊

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

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

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

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

夫子謂崔杼

夫子謂崔杼

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嫳慶封屬大夫、

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嫳慶封屬大夫、

封以成彊之言告嫳○嫳普結反

封以成彊之言告嫳○嫳普結反

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

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

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爲崔杼所弒崔之

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爲崔杼所弒崔之

復告（扶又反）難（乃旦反）助女（音汝）圉人（魚呂反）

秦云億三十年鄭之厚君之薄也昭四年叔孫氏厚則季薄

請爲（于偽反下注爲婚爲同）堞（徐養反）

他日慶封家滅猶我崔子也崔慶一也此語成讖矣

新築女墻而守之

秦云家家衆也崔杼時在慶封家宮覺崔杼歸無歸矣因而自絞一說辟避也襄廿五年陳侯逃墓而免亦是

薄慶之厚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日又告（成彊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崔慶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入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下人）其衆居短垣內（堞音牒）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縞（妻東郭姜）嫳復命於崔子（崔子謂慶封）且御而歸之（嫳爲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終下入於其宮不見其妻）

是中井積德云辟猶埋也二十三年孟氏將辟詐辟穿藏也大墓葢晉景陵名也詐開先人之冢恐未穩

楚遠罷如晉泣盟（宋之盟大夫盟也荀吳如楚遠罷如晉國君盟也故並曰泣盟也詐不得云報夫泣盟更送爲之者何報之有）

秦云昭氏云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依經當云夭閼不可得而考傳氏云律曆志引是年日食與傳文同又推其曆數以至漢建武皆合不以傳爲謬前杜以經爻爲訛有理也趙汸輩以爲自有曆爲杜譏說按是歲十一月乙亥朔爻分

崔明夜辟（避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辟婢亦反又甫亦反）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秉政）楚薳罷如晉泣盟（罷音皮）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酔詩大雅既酔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介助景大）以君子之大平（君子謂晉侯）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崔氏之亂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爲齊莊公服喪○賃女鴆反）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傳言楚能用賢）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謂十一建申之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

入限應食天行授時曆皆同員喜曆是湖食辰時

以應之應對應

昏時斗柄所指於十二辰爲在由也遠取文十一年者以三十年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全月故遠計之故云通計也

中井云、古人置閏必於歲終不以中氣有無也閏有閏一歲者有閏一歲者要之曆法未密易致參差所謂司曆過者非連失兩閏蓋以推步疎濶之故漸失天度至此差兩月也差兩月者以失閏再次也是自後推而知之者、造長曆者誰、元凱自造焉而自推焉則置閏之疎密唯意之所欲輒以長曆嘲人何無忌憚之甚、按釋例云魯之司曆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再失閏於是始覺其謬改置兩閏以應天正前閏爲建酉後閏爲建戌十二月爲建亥而歲終焉皆差強之說不可從、趙子常曰傳言司曆過也蓋指王朝曆官哀十三年亦謂實有曆官棄劉歆之罪劉說見漢志、劉敞曰、如頃置兩閏時驟驟殺裕非人情也、周密曰杜所造長曆疏密不齊多可疑者如此年則一歲

爲于僞反

宋

梓慎音子

經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前年知其再失閏頃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公如晉冰爲災而書夏衛石惡出奔晉寧喜之黨書名惡之○惡烏路反

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

告將朝楚○羯居謁反

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之黨老崔子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爲卿

十有一月公如楚

故朝楚

寅天王崩

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傳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

梓慎

○音市志反

兩閏然前此者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六年皆有閏矣何緣至此失閏之再而獨置兩閏乎此其法術不可曉　秦云公如楚晉霸業衰　木精歲星　火精熒惑　土精鎮星　金精太白　水精辰星　游行時節本自一事無氷木由歲星但以此年有二事總言其占耳陽氣出地發洩　中井云春無氷者記異也然前此再失閏則此年正月建戌二月建亥三月建子其無氷宜矣但當時不知再失閏以致此靚春無氷以爲異而記之耳梓慎禪龍亦不知曆之失妄意推禍福耳其言之驗者固不足矣左氏自後追筆之故知曆之失而無氷之非異也明矣杜頃置兩閏之說妄甚蓋必欲無氷爲異以合於梓慎禪龍之言焉耳

玄枵許驕反

發泄今本○泄

耗名呼報反時復扶又

中井云乙未楚子昭卒甲寅之後四十二日始得乙未蓋此歲終置閏而楚子卒在閏月也

春秋記閏月之事蓋月而不日者則稱閏矣若日之者不必稱閏總統於前月也

秦云本星本位在東東方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爲蛇所乘龍蛇也木爲青龍歲星本位在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亢音剛又苦浪反

宋鄭之星也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

歲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一周天星在亥至此年已在玄枵淫行失次

以有時菑

鲁大夫今年鄭言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

陰不堪陽

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温無冰是陰勝陽地氣發洩○菑音災洩息列反

蛇乘龍

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爲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爲蛇所乘龍

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歲爲宋鄭之星今失其中常淫入虛耗之次時

玄枵三宿虛枵耗

星在其中

北燕烏賢反龍之宿蔵星赤以龍爲名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下福應之星今被喪亂是不能施本國之象三宿女虛危今人腹飢言朽腹本此朽耗聲近按以有時蔭不堪陽一句當在耗名也下益錯置也註後賄當亦隨而移彼釋文宿音秀按當讀如字說苑廿八星曰宿星之所宿也釋名宿宿也止也廿八舍廿八次皆謂止宿

不與音預下同

安井云南北史以下稱兄弟之子爲從子者不可枚舉益本于此宋子稱兄弟之子爲姪謂經傳中無稱兄弟子之文者偶忘此文也

圃布五反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紀伯

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屬縣○劉音計

齊侯將行慶封曰有時蔭不堪陽一句當在耗名也下益錯置也註

後賄呼罪反當亦隨而移彼

齊侯將行慶封曰

我不與盟何爲於晉以宋盟釋齊秦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賄以副亡心

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

雖不與盟敢叛晉乎

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丘盟在二十五年○重直龍反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碏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

圃音補○從才用反碏七略反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宋盟唯

趙氏云大國事大小惟時而不朝故鞮起稱時事小國事大國乃朝而不聘故子產言會時事

其人實反

勞于秦平公時我言蓋侯猶能改也一本今還受命句而傲而惰對句

勞力報反○于今本作於

傲五報反下同而惰林注不敬出其中心不得良死必爲其子所弒安井云釋文君小國事大國古本無小字正義晉宋古本及王肅注其文皆如此君國謂爲國君言其爲君之難也

而徒臥反君小大國

秦云君況指諸侯而此謂鄭伯當盟時約以諸侯

古本無小字將爲僞于反

施於朝晉楚

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

伯亨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禍也

此也往一月至晉時○過古禾古臥二反

君使子展迓勞於東門之外而傲迓往也○迓于況反後同

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亡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犬通

子般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爲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傳孟

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告晉而行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還音環今吾子來寡君謂吾

親自來朝而今君不來徂使臣來陳云卽所謂嘗楚之從交相見者也

之休 之許虯反注同 之外蓋有所懲不故曰憲令也、

乘皮 乘繩證反 之難 乃旦反 曰女 音汝與音預 何 君心楚君也、

跋涉 跋白末反 敢憚 徒旦反

秦酋至言汝大夫也豈得預楚國之政令乎而汝也、釋文莫行爲跋水行爲涉

非盟載之言而失信則諸侯離矣是楚之不利也、

小國懼楚之不利耳不自憚勞也、

子姑還吾將使駙奔問諸賓而以告 問下鄭君應來朝否○駙人

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

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 休福祿也 此君之

憲令而小國之望也 憲法也 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

將 聘用乘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 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

不得自朝楚○易以豉反 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

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

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

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

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

朱云國政與君德政德二作正德

之頤 以反之

上應在三三亦陰爻遠而無應故凶或云迷後欲反而失道已遠故凶、

無應 應對之應

安井云上六無應是復歸無所也復歸無所非死而何楚子所爲與卦象吻合故引易證之、

秦云楚子本意願鄭伯來朝全不顧道理唯欲復其本願楚子必死嗣君不十年不能主盟後八年靈王會于申復十六又辟至於十年不克征故游吾云、

不幾 居反又依音祈 不能 復扶又反下復同 龜 龜支反

子午之位南北相衝歲星客在玄枵惟衝鶉火而鶉尾亦有咎者蓋以歲星漸西衝則漸東也妻子爲帑

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

周易有之在復䷗震下坤上復之頤䷚震下艮上頤復上六

變得頤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故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朝以復其願

而棄其本不修德 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又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 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

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 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復難

吾乃休吾民矣 休息也言楚不能復爲害 稗竈曰今茲周王及大夫 稗竈鄭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

楚子皆將死 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

以害 鳥帑周楚惡之

禍衝反尺容　帑者細弱之名妻子爲人之後尾亦鳥之後卜占兆鶉火之後尾亦鳥之後卜占兆鶉火之後尾亦鳥之後卜占兆鶉火

相取（七住反本亦作）惡（烏路反）識（申志反）

皆嬖（必計反下同）欲（爲偽反）親近（附近之近）兵杖（直丈反）膳（市戰反）饋（其位反）

出者以己情告而悉及之林註得賊告賊也邵氏云得賊猶今律所謂自捕得也按下人能捕得他賊則及其身以功贖罪也此說似勝未知杜意何如

寢室之兵杖也故言親近釋文公膳謂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林注供卿大夫每日之膳例用雙雞知之知其意也

按去字爲除去義不必訓藏泪灌釜也漆水以爲肉汁漆名肉汁爲泪釋文又引字林云泪巳棄反安井云卿大夫出署視事公賜之膳皆有雙雞也中井云御者知其非鷄也懼並罪皆設去肉耳當時偶有

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亡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辟音避賦音附斷丁亂反惡烏路反識申志反

二人皆嬖奚一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弒莊公奚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爲莊公報讎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先悉薦反後戶豆反公膳

日雙雞卿大夫膳食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

饗人御者饗人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減其膳羞盧蒲癸王其泪饋御進食者饋音木鴨也去起其器反肉汁也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

其肉而以泪饋何之謀○鶩音木呂反藏也泪

慶封告盧蒲癸以二子怒告癸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食其皮

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嬖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知音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

又爲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之子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

於莊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志於貨財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龜兆曰或卜攻

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

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季子慶封○萊音來從去聲示之兆曰死奉龜而

改晉五故反

安井云慶封父子益好卜遂以此爲人所愚傳言此者愚者常以所好敗

秦云前知其在吳越鑑昭十一年必爲慕邪同一奇中矣發發壞也

救難乃旦反下外同難

姜知其父剛愎自用乃譎以其謀竟之而激之使出嘗祭

大音泰公

祭主人先獻今公在而吳爲主獻是舍使爲之也不可以禮責也

安井云諸侯三門廟在中門外之東

優俳皮皆反

秦云優俳一名一物袁叔皮古文令人笑者題之名曰俳偕集人謂數驚爲好

絆之音半介慶界

絆亦善之義按善猶多也

擊扉音非門扇也椓丁角反也輒也

安井云博雅椓槌也子尾之善同

闖丁臘反

安井云博雅椓槌也子尾頭小槌於帶以擿爲期

援音袁

秦云援棟梁也此是屋上之長材椽之所以馮依也俗謂於覍之屋脊組壼背負梁糲交覍蒙也在上覆屋也方言作雘注屋穩

君儁反爲下字林成亡反爲于僞反

安井云覍覆棟覆也椓在屋椓比椽尤大故援之能動於覍也

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環如字又音患　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優俳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束絆之也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　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欒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　子尾抽棰擊扉三棰椓也扉門闔也以棰擊扉爲期○棰音捶　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棰動於覍覍屋棟也○刺七亦反覍古耕反　以組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　遂殺慶繩麻嬰慶繩慶寅　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言欲尊公室非爲亂　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稅吐活反一如字　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

秦鼎云、孟子置之莊嶽之間即此、

于嶽五角反

以鑑林注慶封請與陳鮑戰、

古賛反

車甚澤泰吉語、

必瘁在醉反本或作悴

馮氏云祭食祭先所進穀之序偏祭之序也疏祭酬美食慶依先後之序也疏祭酬美於上酬之間祭飲於上豆之間是各有處益禮食必每品各出少許置豆間以祭示有所先也附注據史記此事在餘祭三年注云餘祭以襄廿九年卒服亦謂句餘即餘祭天道福善禍淫今友福淫人故惠伯疑之附注三子之序逐在二十一年乃莊公自爲之不緣崔氏亂也傳文前後乖違注亦不明此意、

陳直覲反

鑑光鑑形也

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反陳于嶽嶽里名○

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食有祭不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汜芳劒反

叔見之夫魯大臣甚澤人必瘁宜其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工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誦音悅

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慶封奔吳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句餘吳邑○句古侯反

句餘予之朱方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爲昭四年殺慶封傳

有幅音福

喪羣息浪反

故鉏仕居反公子鉏本或作故鉏非者

句瀆音豆

中井云邶殿都也而有鄙邑六十鄙屬邑也、

秦云晏子辭邑又論正德利用厚生、

林注邑多厭足其欲驕侈橫生故有滅亡之一說足使人足欲疏外猶以外宰猶益也以邶殿爲外也言吾先有邑更不得益邶殿耳林注若奔亡在外國雖我之一邑亦不可得宰制按林注甚妄疏人皆欲生計重厚而多財用利益心既無厭於是用正德以幅

○蠆二賛反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當書故發例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襄二十五年

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反還也

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齊別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邶蒲對反殿多薦反亦如字

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

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遷移也○惡烏去聲夫音扶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

無黙（勿律反）之使有度也馮氏云當从嫚（徐音慢）易也、義嫚侮易也、安井云嘗之言福也布幅以二尺二寸爲度遷謂措減之、

北竟（音境）

秦云谷本皆作亂臣唯穆本無臣字閒成石經臣字傍小書陸云亂十人本或作乱臣十人非物茂卿云吾邦明經家皆除臣字不讀盖支母不可爲臣故臣爲衍文、

能令（力呈反）拱璧（居勇反徐音栱）

其拱者其雀桁也拱合兩手也此璧両手拱抱之始求而不得嫌以他尸代之、故傳云云言猶尚識其形知是卓雀子也、

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爲之幅利、

義嫚侮易也、安井云嘗之言福也布幅以二尺二寸爲度遷謂措減之、

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

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

致之（致還公）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釋放）

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

武王有亂十人（亂治也直吏反）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

以葬（葬必須十人同心故必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

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

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柩其救反）

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弑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

中井云以屍未檟猶可辨識故也、

爲宋（于僞反）過鄭（古禾反）黃瞿（本又作渥烏角反）

馮氏云此棺當卽崔杼之柩蓋檟不可戮故尸棺于市以示戮而國人皆指目之也、

行潦（音老之反）蘋藻（音頻音早）

秦云濟澤恐亦詩語、

寘諸（之豉反）

季蘭意取采蘋詩也濟在魯故穆叔稱之女將行嫁就宗子之家敬之以四德三月教成設祭於宗子之廟季蘭服闋宣三年傳中井云詩季女此作季蘭者益以爲女之名字也非謂服蘭之女

以草其罪○丁略反

故傳云國人皆知之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已在楚伯有迓勞於黃崖不敬（迓音訝勞力報反）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還爲鄭國害）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家）鄭人不討必受其亟（濟子禮反）行潦之蘋藻（言賤菜）寘諸宗室（薦宗廟）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爲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敬可棄乎（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

之隙　去反、逝本或作御、廢好　呼報反、徵過　本或作懲、誤

一人謂王也行也言不如往楚、
時冬十二月寒將至故云目前飢寒猶不憂恤何暇爲遠慮其後、
中井云、叔仲子專之謂其謀專美也、
秦云誰何也待楚立君然爲之備按昭元年具行器是也、
中井積德云、宋之盟晉楚大夫以君命要言結盟也非自爲盟也則兩君自有同盟之誼而大夫不必有其親交子乃喪之如諸侯同盟者之禮所以爲厚矣、
如舊解如字未可讀夫衰甲之隙固亦不廢盟何用如字爲、

逼逼近也　**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遑暇也　**不如姑歸也**　**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專任　**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識遠　**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駕鵞○駕音加鵞五河反　**公遂行**從昭謀　**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誰遑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衰甲之隙不以此廢好如字又息浪反　**王人來告喪問徵過也**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

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于怠慢故於此發例○徵張陵反　**評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八**